



责编 马兵 李魏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蔡胜保 排版 韩淑华

艺术青岛

YI SHU QING DAO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花风景占据老青岛十景三席

1936年,青岛第一次评选出可以代表城市风光最高水准的十个景观,称为“青岛十景”:飞阁回澜、琴屿飘灯、汇滨垂钓、会崎松月、燕岛秋潮、东园花海、登瀛梨雪、丹邱春赏、湛山清梵、穹台窟象。其中,东园花海、登瀛梨雪、丹邱春赏这三处就与花势有关。

青岛的赏花文化发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那时起,中山公园的赏樱活动就久负盛名。一个世纪以来,中山公园赏樱几乎成为集体的狂欢与怀旧。尤其在一周只休一天的日子里,民生琐碎,游园春梦近乎一种奢侈。但许多青岛人家,每年的春天一定会有一次合家欢,这合家欢一定是在中山公园踏青赏花。似乎只有在桃色、玉色的樱海里漫游,被碎云一样的落樱“惊艳”了,才算是沐浴了一次完整的春光美。这种在民间极具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大餐,时至今日依旧盛行。

丹邱春赏曾是青岛重要的暮春花事,这一胜景的所在地在于时下的城阳丹山。每逢春暖花开,丹山岭上岭下及周边一片桃红梨白,姹紫嫣红,万千樱花、桃花、杏花、梨花、苹果花怒放枝头。诗人杨云史曾有《游丹山诗》:樱花落尽逐香尘,此际丹山浩荡春。万顷胭脂千岭雪,艳阳烘醉白头人。1953年,这里曾拍摄电影《葡萄熟了》。

崂山登瀛村种植梨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过去这里“处处植梨树,家家有梨园”。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中对登瀛梨雪这一胜景多有提及。2003年,由林嘉欣、刘烨、郑伊健等主演的电影《恋之风景》曾专程来登瀛拍摄,片中如诗如画的场景,让“登瀛梨雪”成为许多人心之向往的造梦空间。

时至今日,青岛花街处处、花景翩然,整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大花园。在城市、在乡村、在山上、在公园、在海边、在街头巷尾、在寻常人家的庭院里,花们

盛放着、妩媚着、浓郁着、绚烂着,青岛赏花地理斑斓多姿。海风从红屋顶吹来,和着山花烂漫的况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意境让青岛愈发诗意万种。

花季如何拉长旅游季

从时间维度的延展,青岛的户外花季始于早春的梅花与连翘花,直到初冬的菊花。绵长旖旎的花季,给出了打卡摄影、深度慢游、休闲康养等众多契合当下旅游潮流的时尚元素。

“上百年的樱花树和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山公园赏樱花会,可谓是中国北方最经典也是最人文的樱花会。”人文学者、评论家赵夫青说,青岛赏花还是有“传统”的,文人雅士常在“花”上做文章,这可能与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花草诗文熏陶有关。青岛在上世纪初就引进种植樱花,百年的樱花会影响巨大,给青岛带来不少名声,许多作家笔下都有“打卡”樱花的笔墨。如果能像宣传海洋文化那样,大张旗鼓地推介我们的樱花会和打造赏樱网红地,相信会给青岛带来更响亮的声誉,“从三月底青岛的单樱绽放开始,就拉开了青岛的赏樱热潮。”赵夫青认为,不仅仅是赏樱,青岛还有梅花、杜鹃花、樱花、向日葵、薰衣草等成规模的赏花景点。这些花景,可以将青岛的旅游季节至少分别提前和延后一个月,让更多人到青岛不仅感受滨海旅游的浪漫,更能欣赏到北方的花海,提亮“到青岛来看花”的文化品牌价值。

“应该讲,青岛城市具有‘赏花’的悠久历史,仅中山公园这一块区域,就集结了春天赏樱、夏天赏荷、秋天赏菊的习俗。比如秋天的菊花展,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57年这里就有700多个品种的菊花展出。小西湖赏荷成为非常经典的青岛城市居民的休闲雅事,沈从文等文人都曾在这里会友赏荷,也涌现了很多赞美的诗歌。每年,中山公园吸引的摄影爱好者更是不计其数。”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赵玉宗认为,青岛应深度挖掘赏花历史和

花力释放美好文化

青岛『赏花文化』历史悠久

可藉此打造多元化文化消费场景和业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春有百花,正值青岛一年中的花季之巅。

从早春的梅花节,到现在的桃花节、牡丹花会、中山公园的赏樱会、胶州市植物园郁金香会……今年入春以后,青岛有关花的活动纷至沓来、渐次芬芳。赏花作为传统的“雅”文化,不仅绚烂着青岛的风景,也以“花”力四射的生命力、感染力、传播力,释放着这座城市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休闲文化、街景文化、乡村文化、美食文化等美好的不同切面。



■中山公园的樱花,在你多眼里是“美丽的樱花开得像天河”。

王雷 摄

资源,系统梳理赏花文化习俗,同时要为赏花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打造形成多元化消费场景,构建“赏花+”文化体系,支撑青岛时尚城市建设。从文化旅游角度,一方面青岛可从城市层面系统推出不同季节的主题赏花线路和赏花胜地,另一方面引导赏花文化与当下新颖的旅行方式进行融合,创新发展“赏花+研学”“赏花+夜经济”“赏花+文创”“赏花+露营”等多种业态。

“很多人都知道大学路与鱼山路交汇处的网红角,其实红墙里面美术馆的花事也非常值得打卡。”在青岛数智文旅研究院院长梁彩霞看来,看展固然是去美术馆的第一要务,但是梅花、紫色藤萝、牡丹和荷花等点缀在精致典雅的偌大院落里,也是一道非常迷人的景致,“其实青岛有很多这样的街景,比如八大关、太平角、崂山的村落、老城的街巷,随便走走,就是一种很好的漫游体验。”

明游天下国际旅游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袁基安表示,每年3月底至4月初,青岛地铁11号线高架站点北宅至庙石区间两侧山坡上的千亩樱桃花竞相盛开,在列车上便可感受山风海韵、“花海”浪漫。“仅仅是这条最美地铁线和一处赏花打卡地,就可以成为一个著名景点。这是真正‘开往春天的地铁’。”袁基安认为,青岛的赏花游可以形成众多品牌,串联起来,就是一条熠熠生辉的“赏花游”线路。

花文化的蝴蝶效应

“我国自古有花文化的历史积淀,从古至今,无论是圣人雅士还是素人百姓,人们都乐于去观赏或怒放盛开或含苞待放的鲜花,每一次赏玩、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美的体验,一次愉悦的享受。”青岛锦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侍锦认为,古代的花文化更能体现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行为和著名雅事,与当下流行的花文化主题

■春季的崂山卧龙村已经是花的海洋。

王雷 摄



童心人诗行,天真更有力量

高建刚儿童诗集《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首发

青岛“童诗”传统再续新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童心盛开,童诗闪烁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收录了高建刚72首儿童诗,内容涵盖大自然、城市生活、内心成长等多个主题。对于成名作家来说,如何将成人的技巧还原成童真,让诗意从童心里流淌出来,这是对诗歌理解、诗歌技巧和诗歌格调的多重挑战。写好童诗显然比写诗对诗人要求更高,高建刚对此深有体会,“童诗既简洁又需要深刻,还要内涵丰富,有深刻的思想哲理。最深刻的反而要用最简洁的表达方式。就像爱因斯坦相对论,简洁的物理公式,把宇宙复杂的规律揭示出来,颠覆了经典物理。还有李白‘床前明月光’,每当有了乡愁就会想起这个诗句,经得起时间检验。这么复杂的情感表达得这么简洁,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为儿童写作,也是作家到达一定高度后的责任感,青岛作家近年来创作了以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海底隧道》《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刘耀辉的《野云船》、年轻作家于潇潇的《冷湖上的拥抱》等儿童小说屡获大奖,有着良好的市场反响。此次高建刚《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的出版,在儿童诗领域增添了一部力作。张炜表示,“这部童诗读来很有兴味,有

很强的文学性。它不光是给孩子眼前的阅读快感,而是像一粒文化的、文学的、审美的种子,深深植入孩子的心田。”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刘耀辉表示,自己不断翻看这部诗集,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到今天我读了快一个月了,儿童诗看起来简短,然而简短不一定能读得很快。一首诗的写作难度不下于一个短篇小说,差不多得将写近一周,像那句‘关灯了’让电都回到灯里面”,语言构思和整体情感等太多凝练的内容藏在里面,值得体会。

儿诗的创作,要浅显但不能稚嫩,要深刻却不能炫技,这种简洁表达凝聚了对生活和世界深刻的理解。高建刚表示,自己的儿诗创作从感官入手,“儿童的五感最敏感,听觉又是最突出的。世界上的声音会被儿童捕捉到,一颗童心对声音的把握,是要有经验的。我居住在青岛老城,对我教室钟声、码头汽笛声特别敏感,听了就会有身居其中的感受。青岛是海边城市,老青岛的自然风景、人文情感都在细节里,这是声音给我的感受和认知。我把自己的视角换位到儿童视角来创作,这个儿童视角转换难度很大。比方说‘风’,对成人的感受来说就是风。但对儿童来说,风也是有生命的,所谓万物有灵,所以我写‘风累了,要在树上休息’,风一直在奔跑,能不累么?我就这么去想,就有了诗意。我说过,儿童就是诗人,儿童

的内心都是诗意的,只是不会表达而已,儿童说的话有时候就是诗句。”

沿着童诗回溯青岛文学传统

滴答,滴答,下小雨啦。
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禾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孩子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

滴答,滴答,下小雨啦。
这首入选小学课本的儿童诗《春雨》,出自青岛儿童文学作家刘饶民之手,它和刘饶民另一首《问大海》都是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刘饶民创作出版了三十多部儿童诗集、儿歌集,与同时代的青岛儿童文学作家邱勋(代表作《微山湖上》)一直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青岛儿童诗的传统深厚,据刘耀辉在《青岛儿童文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里所梳理的,第一位在青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是儿童诗诗人杨唤,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青岛担任报社编辑期间开始了儿童诗歌创作。为纪念这位早逝诗人而创立的“杨唤儿童文学奖”也是该领域的最高奖项,曹文轩、张之路等著名作家都是从这个奖开始走向海外。之前高建刚曾联合多位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希望

加强观海一路4号杨唤故居的保护,同时在青岛设立一个以杨唤命名的儿童文学奖项。

通过青岛儿童文学发展史视角,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高度评价了高建刚的诗作。他认为,高建刚在城市中发现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主体,使用现代诗的手段去处置儿童诗,使得原来以真善为主体的儿童诗的空间拓展成为有语系的、有声感的、有结构意义的创作。刘耀辉认为,《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抓住了儿童的视角,笔法一任天真,一任自然。诗里观照的动植物特别多,从蚂蚁蜜蜂灰椋鸟到柿子槐花爬墙虎,让孩子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时诗里也突出了青岛,从大海、卵石到啤酒,体现了诗人在海洋城市里的灵魂泳姿,“诗品见人品,高建刚儿童诗里有悲悯情怀,薄薄的诗歌里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悲悯。可以说继杨唤之后,高建刚以这样一部诗集再次向世人宣示了青岛儿童诗的荣光。”

儿童诗、儿童文学、儿童绘本在国际上属于非常成熟的品类,大批经典作品引进国内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像是于尔克·舒比格《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等力作也是长销品类。相对而言,汉语儿童诗歌从创作到推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技术和艺术上都纯熟的诗人进入儿童诗界,也是对诗歌读者群的提升。高建刚表示,未来自己还将秉持一颗童心来从事童诗创作。